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

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

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

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

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

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

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

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

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

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

者猶沓沓也

非誠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

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

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

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

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

之禍必至於此
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
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
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

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言必
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
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
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

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
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
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

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

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

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

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

向為羞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

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

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

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

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灌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

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

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闞爵與雀同

鷓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

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

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

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

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

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

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適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日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鯁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

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干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州

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

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

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

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

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

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

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

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

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

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授音爰。淳于。姓。魯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

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

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

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

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

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

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

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

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

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

適音適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太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太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問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太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味遭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

啜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

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木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

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

悅而歸已猶艸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

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

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

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漆洧

乘去聲漆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一水名也子產見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

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涉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

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

避己亦不爲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入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天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

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

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

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

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

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

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

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

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

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

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太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養生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木變

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

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

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天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

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

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

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

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

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

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乎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

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耻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且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

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

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

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甲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

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

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諱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木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

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

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

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

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其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主驪也。孟子不悅，曰：諸君子

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

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

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

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

不服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

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

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

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

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

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

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矐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

矐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矐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

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從外來矐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墦音墦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

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

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

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一女子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

觀其外。又言：十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以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以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
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聖人為能不夫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

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
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

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
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

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

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
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讐怨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

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
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

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
 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
 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住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忸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

弤都禮反忸女六反呢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

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
 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瑀弓也象欲以
 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
 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
 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忸慙色也臣
 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
 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
 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
 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
 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

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

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

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

流徙也。共土官名。驩兜人名。一人比周。相與為黨。二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

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下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

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顛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

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善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其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一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

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替聵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替聵。夔夔齊栗。替聵亦允。

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太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替聵。徃而見之。敬謹如此。替聵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聵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

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

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

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

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官，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

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入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义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一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一說未知孰是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樂音洛。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畎。五高反。又戶驕反。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醉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

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

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

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在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

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天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癰。於容反。疽。上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雝。如字。又音孽。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魍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魍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生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

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

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

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

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

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

不昔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

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定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

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

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太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

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

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弱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

去故遲遲其行也。膾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

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

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二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二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命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

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二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下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二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磬。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

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若春秋邦儀
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
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
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
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
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

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
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

三謂二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
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

可食二百
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

二節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

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

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中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

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

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入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識以匹夫友天

子而不為僂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

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

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饋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

罔不誥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

之與平聲。敵書作戢。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啓。無凡民二字。敵。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

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一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也。事道矣。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

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在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

為養。並去聲。下同。

養其餽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

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由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

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富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

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

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

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工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

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入禮待也。臺賤官。土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

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鴈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

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如何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甲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握羽而注於旃于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

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

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

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
 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
 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

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太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太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十

